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仁宗皇帝

唐介劾張堯佐

皇祐三年十月丁丑殿中侍御史表行唐介責授泰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西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上諭唐介除堯佐初在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詐問金哥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思州賊平卒會明瑞成功遂叨

宰相昨除張允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
中書奏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允
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于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
計又言彥博嚮求外任誅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
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比所除授
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實緣自三司開封誅官法寺兩
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吏相援引借助聲勢威福一
出于已使人不敢議其過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
弼亦味生平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賊
竄介徐靖舉曰臣忠義激憤雖鼎鑊不避敢詳賊竄上于
座急召二府亦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

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
可隱于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
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
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
廡單制而責之時上怒不可測羣臣不敢疎右正言直史
館同脩起居注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反受盡言帝王
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青
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勅朝堂告諭百官改介
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
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天下介江陵人也
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責授春州別駕嶺南水

上表最惡口制出之日咸謂介若至彼必無生還之理不
圖聖慈舍垢衣其禍罪就死持改旤英州此城天恩于介
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專差中使押至旤所朝旨
有在路不管疎虞之語此之處分頗非弛常竊尋向前臺
諫官貶黜無此體例一三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
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使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
就使介安全至于旤所然亦不可著為後法臣與介舊不
相識在朝亦不曾往還所以會陳區區不避干忤者正為
朝廷遠防一切伏望持垂聖恩留省愚言追還使人以全
朝體殿中侍御史梁備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
脫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致疑乎上曰誠不思

此並追還中使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克任彥博父友也彥博知益州青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青妃服之上驚顛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曰日上殿何益妃悉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住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鑄以成功其得相猶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自張克封為文伯夏至彥博因明錫有功皆據碧雲殿
按邵氏聞見錄云仁宗嘗幸貴妃閣見定州紅菱器怪
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戒汝勿通
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妃媿謝良久乃已妃又嘗
侍上宴于端門服所捐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彥
博以陛下春晏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
介難以對上失禮速責彥博亦出守上蓋兩罷之也或
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獻妃彥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堯
臣書讀詩過矣

辛丑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知益州已極奏乞留奎且言
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上曰介昨言奎極皆

陰結文彥博令觀此奏則非誣也 四年正月辛亥徙英

州別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三月戊辰

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唐介為秘書丞六月壬辰秘

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為主客員外郎通判漳州五年八月

丁未主客員外郎通判漳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襄行知

復州 庚午和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襄行唐

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齋勅告賜之介既

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攝上曰聞卿進誦以來未嘗有私

言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

于上曰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意或更再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辭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忬奏留介或補誅者不報尋以為開封府判官

介為府判乃明年三月

吳中復等論梁適

至和元年六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以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適至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于人主然治亂要在輔臣上曰朕每選用大臣未嘗不採天下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 七月戊辰禮

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御史
馬遵等彈適姦邪貪賄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
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准
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賦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
東社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挾遠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
故王遠于文德殿庭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適
居位猶自若中丞孫抃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
不能訓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
清議上和清議弗平乃罷之

王珪誌適墓云適論皇儀不可治妃喪又云將以適為
園陵使適言嬪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御

文因得以傷適今適傳猶用珪志按適自以姦邪貪黷
罷相初不由議温成禮與執中異也誌墓不免綵飾本
傳不當因之今不取

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通判
江寧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袁行吳中復通判虔州
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馬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
左右或言御史裾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
右欲并遵等去之云始遵等彈過多私又言鹽鐵判官李
虞卿嘗推素茶膏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
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
遂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鞠其事宗孟嘗未嘗

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通親違等皆坐是絀而中復又落裏
行知制詰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
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

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駮他盡並無之然適當使
石全彬訴狄青等當薄責而遂罷樞密使則適已交中
官者也碧雲駮所載或過當今畧刪去云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臣梁適事今日風聞呂
景初已下並議遣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
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淆然倒置况威賞二柄帝王之權古
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
皆在其手嗟怨之聲騰沸中外陛下死而不問臣恐緣此

之後朝廷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畏不敢語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此非宗廟社稷之福非天下生靈之福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營策權臣致令放縱私徇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奪臣官職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公議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報翰林學士胡宿言因召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聽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辜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疆禦糾發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諫彈劾奏事連宰相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草辭黜三御史于朝政有損於

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初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
心覺悟不然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
若逐去別須舉之必未能勝此也近日請見未息姦究須
防古人有言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
人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已曾
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度 八月丁未徙知宣州殿
中侍御史馬導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
呂景初知衢州通判慶州主客前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趙抃等論陳執中與范鎮爭辨附見

皇祐五年閏七月壬申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
陳執中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至和元年請溫成皇后冊文見青七龍年十二月癸丑殿
中侍御史趙抃言臣竊聞軍臣陳執中本家掣捷女奴致
死開封府見檢驗行違道路喧騰羣議各異一云執中親
行杖楚以致弊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它物毆殺臣謂
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是過犯自當送
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夫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
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擒付有司以正典刑
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死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
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
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年
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東宮之舊而輕大

下之法故即時罷晏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
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無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斷
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者朝夕
翌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初執中家女
奴死移開封府檢視有痕傳言晏妾張氏笞殺之拈即具
奏而執中亦自請置獄詔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即口口
院鞠其事廓尋被病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昇
又改命給事中崔暉既而追取證佐執中皆留不遣拈及
御史中丞孫抃共劾之已而有詔罷御史官皆言不可韓
林學士歐陽脩亦以為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二年
二月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

中興廢置然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
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隊排斥良善狠峻任情家聲狼
籍八事又曰執中有是可罷免者八奈何不識廉恥復欲
居朝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雖所未雖上損仁
明下快私忿而然耳方今天文瑞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
財用匱乏官師衆多寇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
疲弊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
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
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
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 甲辰殿中侍御史趙
抃言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

聞同知珠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救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
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陞下但知平由執中今乃感
蔽聽斷肆為罔誣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
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珠院
范鎮言去年十二月變惑化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
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再入相未
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
學士除觀祭使其餘借宿不可悉紀陛下罪內降五六年來
政事清明近日稍復本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
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謂兵多而
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

白大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亦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附學士章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
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於是鎮又言臣竊聞御史以
疎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疎官者其言曰聞執中
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打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
臣再三思惟就使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是阿張自
決打死有司亦未可以結案須執中證辨乃可是為一婢
子令國相下獄於國之體亦似未使所以不敢當同上言
又曰執中一為參知政事再為宰相無學術不知典故有
素矣至于決一婢死而後及之此臣謂御史觀大臣進退

之勢而言事也又曰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執中
是報執中之恩然則御史居常自守如此故亦以此待臣
此不足以責御史也臣之才否與臣立身之本末與出入
執中門下與不出入執中門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
者近于誣臣亦近于自誣若臣中路奏理執中有無文字
則陛下知之臣不復言也又曰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
侍婢有過自死于是趙廣漢為京兆尹故丞相夫人妬殺
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妾不殺婢相自
以過謹言出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擅辱大
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腰斬於市吏民
官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願有代廣漢死者皆不曉宣帝

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史氏守閤數萬人，非持御史中丞知
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為蔽上下之
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
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
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掘丞大臣
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所職，終身不齒。以御
史所奏為非，亦乞以公施行。四月，宰相陳執中初為御
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此孫
越并奏稿。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
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相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
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

私弟不赴朝請前後兩月雖兩次大宴并執元聖節亦免
上壽赴會外議以謂陛下禮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
即降黜是欲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
渎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
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固不知陛
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
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
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
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
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誠後來立孤危朴忠不識
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崇上章疏再賜覽則臣之言

是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 五月御史中丞孫
抃與其屬言臣等竊以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事有詔
置獄劾不盡情理虧朝廷之法各曾具奏彈劾乞正執中
之罪至今道路騰沸未蒙施行竊聞多有大臣及近侍臣
條曲為黨翦上惑宸聰伏緣黨翦之人盡是交結朋附樹
恩誅法伏望陛下特從聖斷早賜指揮正執中之罪以塞
外議又言執中誣罔朝端輕廢詔獄緣畔既之私愛屈公
平之大法內則滅家法外則隳國綱又其作為全是虛誕
當居官之日則務揚聲言乞引退及待罪之時則多設事
意惑罔召還罔上欺心志實何在陛下姑全大體不念遠
謀尚傳天音留任宰府人人側目憤惋不平況執中少不

讀書壯不居古及其寢老遂暗而荒寧之十端倒置七八
物職以為必不可更當大任臣等屢曾論列總是人言所
隔致茲聖口未回紀綱一差紛不可整且朝廷之法是陛
下之法陛下之法即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乃一天下平元
元之大本臣等可戮不可屈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
正本朝典章不報于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徒
范師道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問門以違近制不許 壬
午詔抃等輪日入對 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郭
申錫入對言宰臣陳執中家聲醜穢穢穢物議喧騰不恤中外
之言復壞朝廷之法欺公罔上愧心厚顏豈宜更居台司
使輔國政其措蓋無狀職事不修臣等前後累曾彈奏伏

乙陛下特賜宸斷正執中虐殺幼弱違拒制獄欺公罔上之罪使陛下之法不壞則宗廟社稷之幸也

據條牒奏彙此繫中丞知雜事上殿第六章

六月戊子殿中侍御史趙抃入對言臣昨以宰相陳執中狠愎昏暗誣証欺罔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合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而臣之為罪雖伏斧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愆也伏望陛下納忠直之言開姦佞熒惑之說特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矣

茂成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章
論列孫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明黨中傷之禍
于是得請始御史以執中殺奸事欲擊去之上未聽而珠
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
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辯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
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瑜瑱瑱復言朝廷制
御史以防讒慝非使為讒慝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
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
辯之不報鎮于是與趙抃有隙 嘉祐元年八月庚申起
居舍人直秘閣同知諫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甲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
春夏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
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
與御史范師道拜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事臣見
居臺職風憲之地越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特賜指揮除
臣江浙一州軍分入差違且以避鎮亦臣之私便也范鎮
言臣竊聞趙抃因除臣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
同乞淮向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還陛下諭臣御史
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陳執中不知卿初無文字臣奏臣
有無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聞此說未以為信今陛
下既宣諭臣等臣却與御史理辯自後兩奏仍乞榜朝堂

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
子姦通臣忝執中身為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于朝廷以
令天下豈可復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為御史所証
亦乞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曉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
窮究仍乞到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竊慮臣前後五奏留中
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致臣不己伏乞檢會前奏并今
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到趙抃免致小人陰相架扇以
中傷臣所有臣乞免和雜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
煩聖聽然趙抃為御史而持論如此卑膠深不覺悟反以
為能臣若不乞明辨竊恐壞國傷化事體不細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仁宗皇帝

張昇等劾劉沆

嘉祐元年九月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
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
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
勝而後已又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爭傷士大夫執
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遺次之格滿三歲者與
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見趙抃言陳執中
沆遂引格出之師道及抃嘗言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
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十二月壬子兵部

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宰相怒斥之頌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學俗謂鬻棺者為學則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明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謀而昇等益踰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直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昇詔沆遇大朝會殿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

唐介等劾陳旭等

嘉祐六年四月庚辰樞密副使古鍊議大夫陳旭為資政

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
中久韋閻侍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
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因結宦
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又韋論列且言旭
頃為珠官因張彥方事阿附青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
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舍恣行請託上
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染點用事如
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點逐今言者乃以此
汚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妻勢之孤女久絕往來
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勅逐家居求罷上以

手詔召出之介等復問門侍罪項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
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
不已故兩罷之

梁堅等劾滕宗諒

慶歷三年九月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
戩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而監察御史
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鞠其事宗諒坐
是徙 鄭戩先與知渭州張亢議不合徙亢并代州副都
部署戩奔發亢在渭州過用公使錢監察御使梁堅亦劾
奏亢出庫銀給牙吏住成都市易以利自入 戊子命宣
撫副使田況權知慶州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

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
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
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鞠必能辨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
洵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一梁堅元奏宗諒於涇州
賤買人戶牛驢搗設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
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只是一百
二十里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又水
水寒苦軍情悲慘得宗諒管設懷慶路節次出應軍馬四
錢項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
祇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搗設
軍兵縱有虧債情亦可恕一梁堅奏宗諒在邠州聲築數

日樂人弟子得取樣子二三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
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樣子散與過弓箭軍人
及妓樂即非宗諫又云士卒嗟怨況逢上筵會是常言直
軍人更當抵候因何得其日便有嗟怨一梁堅奏稱宗諫
到任後使過錢十六萬貫其間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
重却稱只是使過三十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
錢數料是結軍請受在十六貫之內豈可以結軍請受亦
作宗諫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車錢回易得利息二
萬餘貫充隨軍公用吏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諫所用
錢數物料必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一環慶一路
四州共二十六寨將位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諫勾當已

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遣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番部軍
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一邊上主
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
捍強敵京諒是部部署經畧使一旦遂之如一小吏後來
主帥豈敢使直行事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
事任將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何人卒然處置此
路今差王元權領沉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
邊上僞員豈可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一宗諒舊日疎
散及奸禁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信一臺諫官風聞未
嘗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
狂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

誤陛下當行賞罰當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遂旋破壞使邊臣受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頃候見得實情方可默辱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勸鞠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鞠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己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使勘鞠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謹為事卒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鞠干連人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候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欺隱入己

仰臺諫使更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收斂臣所以極言者
蓋陛下委寄邊任使一向外禦而無內憂之禍則邊上諸
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十月諫官歐陽修言
臣昨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賊吳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
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
要藉將帥効力之秋近來傳聞燕度勦鞠滕京諒事枝蔓
勾追直使盡邵州諸縣紐城所行考掠皆是無罪之人囚
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發遣人人嗟怨自狄青
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臺諫官上言滕京
諒用錢過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勦鞠不期如此作事搖
動人心若不早止純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

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命向前臣忝為陛下
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訖下唯傳邊將不安
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目見滕宗諫別無大段罪過并然
更主事張昞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又適作書告在
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
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諫用錢之過不知邊將驚嗟怪動
之事只如臣切聞滕宗諫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鞠
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諫罪深方
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
不合長言得罪于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
朝廷于宗諫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

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勸官希望朝廷意旨適當
張圭強動邊鄙其膝宗跡伏望速令結絕仍持降詔旨告
諭邊臣以不枝蔓勾連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
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
次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 脩又言臣
風聞邊臣張元近為使過公使錢見在陝西置院報勸其
勸官所取于邊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元入界見已勾
連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
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元膝宗跡一例
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致
意偷錢不過失于檢點致誤使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

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使邊謹修邊防正
稽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可惜因此小公用錢於此要
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
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元一案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
勾追其伙青縱有十連仍乞特與免勘臣于邊臣本無干
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
國家難得之人而判推鞠一旦之人快事則悔不可追伏
乞朝廷特賜寬信大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行要籍之人
以能賄過人人自勵將見成功

張元以明年正月不候獄上奔引進使降本路歸轄青
訖無行遣

四年正月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如鳳翔府
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如虢州職如故引進使并代到都
部署張元為四方館使本路鈐轄宗諒及元皆置獄邠州
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
辨宗諒張元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今燕度勘
到滕宗諒慶門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
州前任公用畧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罰等錢物亦不
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元借公用錢百物
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跟却留錢物準
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黨盛奏
之月又在禁繫皆是非辜又曰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

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資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哥
是已犯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
聞奏俟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
朝廷別選官勘勅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
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伏乞聖慈先次取點免
令臣包蓋於朝受人指笑倘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
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部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
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
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 二月
甲丑擢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賞罰者朝廷所以令天下也
若此柄一失則善惡不足以懲勸今滕宗諒在邊盜用公

使踐不俟具獄正削一官皆謂所坐太輕未合至公張亢
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意不致以督過之臣不復言宗諒
則不然事既發乃將所支文歷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
朝廷非亢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爭者誠恐來者相效而
陛下之法遂廢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賜責降一小郡
求戒妄言監祭御史袁行李京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
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杭州近開興元府西縣又奏
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騷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餘籠
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宗諒職在近侍而亂法太甚仍慮昨
來推劾狀中猶未及販茶之事宜奪天章閣待制以懲貪
墨之人從知杭州滕宗諒知岳州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

言也 己酉宣拱辰赴臺始梁堅劾宗諒枉費公用錢十
六萬緡及遣中使檢視乃宗諒始至涇州日以故事考各
諸部屬羌又問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恣
焚其籍以滅姓名然宗諒所費纔三千緡堅并諸軍月給
言之故云十六萬貫參知政事范仲淹力辨之會堅死臺
官執堅奏劾宗諒不已致宗諒再黜然終賴仲淹之力不
奪職也 七月己卯復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張亢為引
進使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兼河東公邊安撫使 入
年七月己亥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知壽州張亢
為將作監知和州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故
稍復逮之

龐籍梁通言狄青拜樞密事

皇祐五年五月乙巳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為尚書
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樞密
副使宣徽南院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為樞密使青既平嶺
南上欲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昔太祖時義
容延到將兵一舉得荆南河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
不過遣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
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
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
器如山岳輕金帛如糞土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
靈殄戮凶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到與彬之功

不速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
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它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賞且樞
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
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曰向者誅官御史言若訥舉
劫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言若訥前導者數人致死何
謂無過藉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達官者猶不坐
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違也奈何以
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且餘不幸使人致
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府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誅官
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
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

而拔之還為宰相儼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為樞
密使何足為過乎籍曰貝州之賔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
然彥博為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關次補亦當為之况有功
乎又國朝文人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
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
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再青起丁行伍驟擢為樞密副
使中外咸以此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
又賞之大過是復召衆言也籍爭之累日乃從上曰然則
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
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上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
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矣是時

適志以若詢為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闕若詢當次補
青武臣雖為樞密不妨已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既不得退
甚不憚乃益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人又密使
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密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斌使於
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適許為外助上
既日月聞之不能無信于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
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
斌先給觀察使俸更畋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詢遷一官加
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洎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屬籍籍
愕對曰容臣等退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
於殿門間內議之朕坐于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于殿門

閩內具奏皆如聖旨復入對上容色乃和故事樞密使罷
必學士院降旨及罷若訥止命舍人革詞後遂為例

若訥傳云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
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若訥畏湯少過而前驕歐
路入輒至死御史奏彈之會狄青破儂智高遂帝欲用
為樞密使遂罷覆奏內降恩若訥未必能再當考

閏七月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以本官知鄆州給事
中參知政事梁適為禮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歐陽脩呂景初劉敞論狄青可疑事

嘉祐元年六月翰林學士歐陽脩上疏曰樞密使狄青出
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切議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

未見過夫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器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帥中稍可稱再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以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主事故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衣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八月癸亥樞密使覆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

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誦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墜路不得行 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部人所指目又青家犬主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并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偏遣公卿書曰沒黯之忠不難于淮陽而卷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部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執狀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

三篇修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
舍人以此洗滌青邪故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

此據劉敞行狀放又云敞出知揚州見上請出青于外
上曰可謂中書按仁宗自正月得疾至七月乃見羣臣
邪所云必誤蓋上疏論列爾今畧加刪修庶不失事實
二年三月庚子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
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仁宗皇帝

減冗費

天聖元年正月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
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
下主益尚寡而養生未甚蓄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
城外無飛敵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故侈
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尸口歲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衆佛老寇敵耗盡中國縣官之廢數倍昔時百姓亦
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財矣權三司使李誥嘗奏事兩宮
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戍兵二十年而遺隄如故它用

漫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私糶桑葉未吐而私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于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北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贏縮力役之寡多釋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已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矣夫苞不盈者滿在下木不茂者處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于彼無益于此與

公卿大臣朝夕圍議而救正之上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琦提舉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二月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建大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熙京城之內一夕數慶帝即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靡費甚衆至是或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意也會寢疾不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觀送醴酒一歲醴四十九請損為二十大醴三千四百分請損為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醴分為十二百餘悉可既而拯又請天慶等應天河南大名河中鳳翔江陵興元江寧兗并毫舒

洪抗津福益祥變黃桂二十一州醜如唐青徐曹鄆秦陳
許孟滑襄鄧真定瀘邢相滄貝定磁晉代京兆陝同華邠
涇邠延糧慶成揚盧壽宿口宣虔蘇婺明越衆建彭綿漢
邛蜀嘉眉口利閬連賀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州府鎮用
香燈花菜山泉藥苗餘十州悉罷詔亦可之 三司甲中
詔自今宣傳營造屋宇並光下三司計度雜用功料然後
給以物時上與皇太后宣諭輔臣曰凡來諸處營造內侍
省直傳宣不由三司而廣有支費且聞伐材採木山谷漸
深輦致勞苦宜檢約之乃降是詔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
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匠送入作司
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舊殿直以上雖幼未任

朝謁過乾元長軍節皆賜服至是罷給 三司減省所言
在京四宮觀歲入錢帛百足六萬七千二百有餘皆本處
使臣專其出納恐有侵弊 乙酉以權戶部判官王猷開
門祇候劉懷德同主其事四月辛丑罷禮儀院從樞密使
張士遜之請也 見禮儀院廢置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權
御史中丞賈昌朝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
張永知典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
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徭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
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
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守戍未能徹徭四方添置兵
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

望朝廷所以綏懷二邊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
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
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
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
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于兩
省已上選差才略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掾副用或
計之數量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較其利
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
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
戒煩擾不煩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賈諒云切昌朝與權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西用兵

造費不足請按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
志者一切減裁之故有是命按昌期建議口實元二年五
月時命依若谷任中即詳時定奪與此時不同實錄併為
一年按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詳財用益屈天子復詔內侍
以先帝時及天聖初舊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插外則命中
丞賈昌朝珠官田况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相同三司議
况嘗按取天聖用度較近歲增損賈張方平建議若景德
則昌朝前所建議也明記亦云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
軍甚衆乞依景德年來用度規度外餘悉罷與賈錄大同
與食貨志小異今志不取方平疏附見所以命昌期等者
必因方平奏也委見後來載減數曰熙寧初司馬光詳免

裁減國用劉子云欲知慶歷二年裁制更比見今支費
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開奏立可盡見當考求之

戊子詔近令三司減損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
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五月先是張方平言伏
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
上調費浸廣倚于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
莊文急持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樽節而已臣竊
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於中
外之論皆言用度太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
似為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輒
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私議累

乎或德國家努藏之困乃臣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使婦人宦者何煩過於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大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而為萬方廣富之本壬子內降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節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選事寧日聽旨于是皇后嬪御各上休錢五萬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總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語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

所廢其序以助縣官。六月三司減省所言自今兩府管軍臣條節度使京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賜長女或長子婦除並罷之初詳定減省所職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李昭遠以為不可惟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且詰昭遠所以興利之術而昭遠爭辯不已故罷其鹽鐵判官尋為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上謂曰前所論罷職田事卿言是也。三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賞俸至有尚藥奏御而其入多于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例折支從之。兩中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僚于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

從之 乙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官已下減半
則公卿近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三千者獨一千一千獨
三百三百獨百二十皆著為式

按察官吏

慶歷三年五月先是諫官歐陽修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
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番官三班二部
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踏路轉運使
等除有贖吏自敗者臨時發行外亦別無察按官吏之術
致使年老病老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
人布在州縣並無點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
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

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陪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効老病不才願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於名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劾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平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无使別無難行之事然朝廷重于特選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先為御史中丞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

名未正于是參取脩職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
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錄其功過
苦績效明者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
僅免敗闕者即每至年終揭寫附遞以聞並須盡公論書
如能稱職別加進用倘務因循亦嚴行黜降提點刑獄雖
不帶此使名並準此

兼按察使會要在三月二十七日

政陽脩復上言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
名更加約束則于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于時則夫
盡善且臣切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
聞朝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

乎其間昏老病者有之貪贖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放劾豈可勑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項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郡專心察視則稽遲由奔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于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興兵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拯救凋敝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蓋于今日頗以為難今必恐三五至即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僚臺

官館職中選差十數處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行採訪用臣前未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肯實効改更雖數號令雖頒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分以塞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不報 十月丙午鹽鐵副使工部郎中依孟之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知珠院王素為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沈邁為直史館京東轉運按察使用

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外內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外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加選擇非才庸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足使天下賦稅不得均訟獄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

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軍得人欲守軍得人請詔兩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推通判人既已得即委逐州自擇知縣縣令不任事者奏罷之令權擢幕職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缺政績有闕一二年方直授之雖已精擇尚恐有不稱職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宜就與陸擢之若然官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惟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上既納其言于是益之等首被茲選四年二月誅官歐陽脩言去年五月詔勅口口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旋具狀聞奏

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
訪察得知並當勘罪嚴行懲降近賊張海等入金州劫軍
資甲仗軍蓋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
到鄧州順陽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縣
任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
五月受朝廷詔書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
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及廣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
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張昇自合依元降詔勅
重行降黜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并作空文天下禍
亂遺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若明降詔勅顯有
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

斷以警後來洎奪自河東轉運使降知懷州昇改知鄧州
按陳洎以二年三月為京西漕五年八月改淮南漕據
御史臺記洎改淮南漕未行又改河東昇坐為京西漕
不察光化學政點知懷州范仲淹宣撫河東復起為京
東漕張昇以三年五月為京西漕後錄張海掠所部改
知鄧州昇詳親老且病言者以為避事范仲淹時在朝
言昇非避事者乃許侍養尋以憂去洎降知懷州昇知
鄧州必俱緣脩劾章也但實錄不書昇降乃不詳不知
是何月日今附見後考

四月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絳為京西轉
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

任布知河陽並兩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
倚起居注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典刑獄察所
部知州及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進擢之或不如
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
也先是仲淹言以災異屢見請行四事一委天下按察使
省視吏官老老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
繆吏而糾慢政也至于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者明其官吏
中有畏上位之威帝意望進或矯飾廉節而爭為猛政求
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畫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
聲人受膏害資產竭于科率舉動觸于刑憲生民困苦善
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

秦之弊而與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于
轄下知州知縣縣令十別選潔己愛民願有善政得百姓
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
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愛赤子之心各務
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主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
仰御史臺彈糾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判吏縣
令條目別乞約束施行 九月乙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
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過所部官吏細過移為苛刻
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勅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澆言
轉運使摺撫州縣苛求官吏人不得聘其材宜稍寬假恬
不為改乃加繩治

此據漢傳按漢三年六月為察官四年十月遷殿院後
恐非也因詔書約未轉運使附見此

已極言諸路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
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頓傷煩碎兼蓄刑院大理寺奏索倍
於往年況無大斷罪名並是招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奏
論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耳遂使天下官吏
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則以為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
幹事人人相劾惟恐不逮民罹此患無所告訴非陛下委
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徇不
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由豈不痛惜哉
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

額羨溢編民則例違配買而旅則倍行誅利為國歛怨莫
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
瘵之俗今乃惟務苛細人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此
幸屬郊禋盛禮大需慶澤欲乞于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
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苟其不悛必置于法
庶使悔過之人免為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稅亦乞除元
額外不得擅增珠利擾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
惟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朝廷既降
勅約未諸路按察使條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脩奏曰臺
官意謂按察使等所上之奏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
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

臣每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青人長幼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枉選凡被選之人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使狗思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過生敬慮使其各自心闕如此用人安能其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下

當恣怒上迂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
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壞者一言則使加輕信皆由朝
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惠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
堅致踴躍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踏路按察今雖未
有大劾而老耄昏昧之人聞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
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
府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
狀乞下所司辨明若肯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劉子乞賜
袖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賊老繆之
吏所快 五年三月甲申詔踏路轉運提點刑獄司自今
按察官吏毋得差官體量以致主事 考當時獻議者十月

平酉村三后神主于太廟大赦天下 諸路轉運使昨帶
按察之名比聞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
相告諭有傷化風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
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